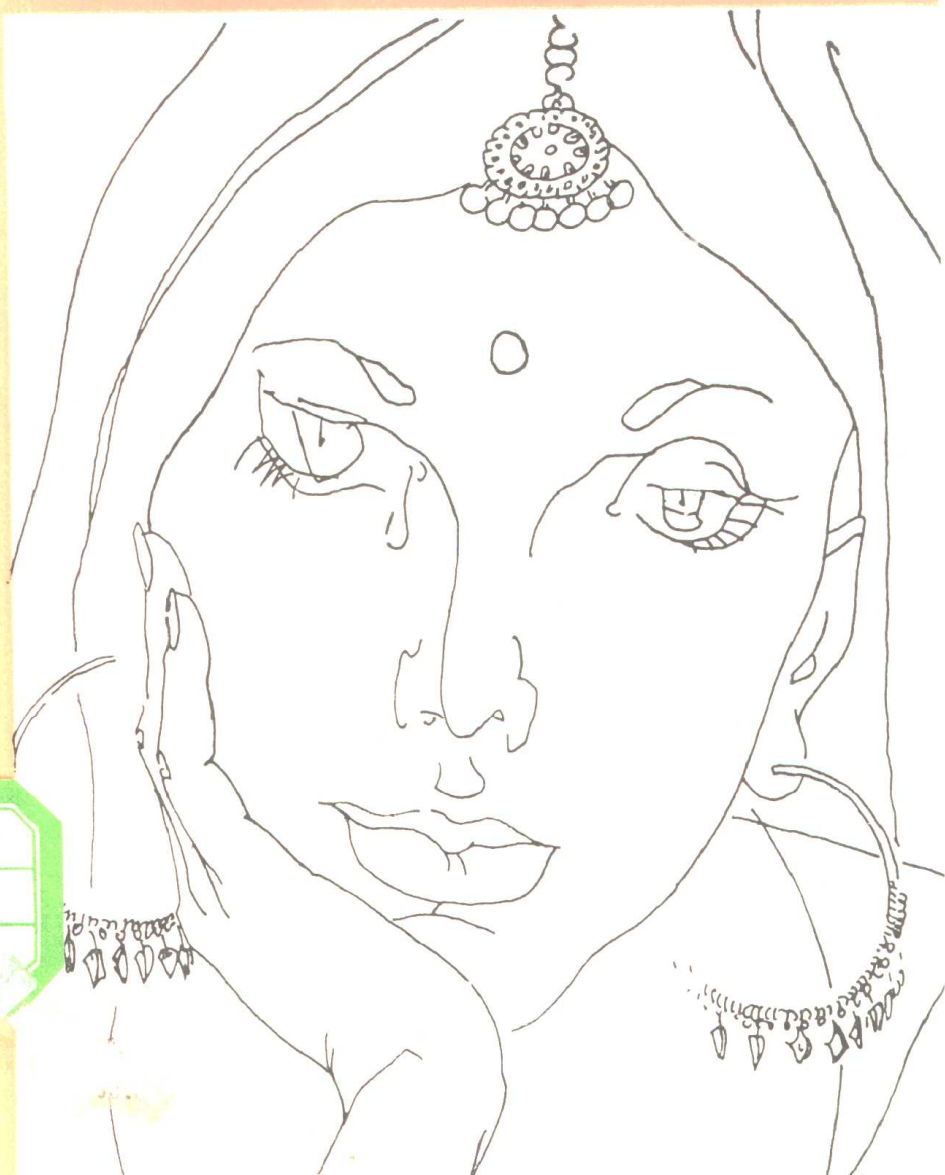


〔印度〕玛尼克·班纳济 著

石 真 译

玛尼克短篇小说选



《玛尼克短篇》——《玛尼克》

玛尼克

玛尼克短篇小选



· 东方文学丛书 ·



〔印度〕玛尼克·班纳济 著

石 真 译

玛尼克短篇小说选

山西人民出版社

玛尼克短篇小说选

〔印度〕玛尼克·班纳济 著

石 真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5 字数: 103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

书号: 10088·901 定价: 0.80 元

前 言

玛尼克·班纳济 (Manik Bannerjee, 1908—1956) 是印度西孟加拉的杰出的小说作家, 被誉为“现代孟加拉进步文学的创始者,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孟加拉作家能象他那样用严肃的笔触和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刻画我们社会的底层。”^①我们译出他的作品还不能说是很多, 除了作家出版社在一九五六年出版了郭开兰根据一九四八年孟买古度布出版社印行的英语译本转译的《帕德玛河上的船夫》(BOATMAN OF THE PADMA)^②以外, 还很少见介绍, 特

①《新世纪》(New Age)评论。

②孟加拉语原名PADMA NADIR MAMJHI。

别是他的短篇小说。这对于这位作品已经成为“古典名著作家”和“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①的作家的了解和评价，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谈，是远远不够的。

石真这本直接从孟加拉语原作译出的十四篇短篇小说，可以说初步地填补了一个空白。她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翻译的。她每译出一篇，我都得以先睹为快，深深为作者的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思想感情所激动，因为作者没有站在一个袖手旁观者的立场，而是受苦受难的穷苦的劳动人民里的一个努目金刚。石真和我同在印度工作的时期（1942—1946）正是印度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争取独立和自由的运动时刻，同时也是遭受战争祸患和自然灾害的最为严峻的时刻。哀鸿遍野，村舍为墟的景象，作者所做的深刻描绘，我们是有着身临其境的感触的。揭竿而起的反压迫群众斗争在全国各城乡进行得如火如荼，种族的区别和宗教的纠纷都退居于次要地位，人民团结起来了，胜利的曙光即在前面。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和所鼓吹的意志，我们也是有着身临其境的体会的。这些短篇小说的真正价值便在于

^①《新世纪》（New Age）评论。

此，即使在今天，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前瞻未来，也仍旧具有兴人思考的作用。

我不是研治印度现代和当代文学的，然而，做为一个印度古典文学和中印文化关系的学徒，做为玛尼克·班纳济以及他的前辈和后继者所写的作品的普通读者，又和译者共同生活在作者创作活动的炽热年代，愿意在这儿做些肤浅的看法。谈不到理解，就叫做介绍吧。

玛尼克·班纳济祖籍原东孟加拉邦（现属孟加拉国）毗克罗摩补罗（Vikrapur）的乔底阿村（Gaodia）。由于他父亲在比哈尔邦的杜姆卡镇任税收副官，他于一九〇八年诞生在父亲的任所。又由于他父亲的工作调动频繁，所以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迁居于东、西孟加拉邦和比哈尔邦的大小城镇和乡村度过的，这使他得到充裕的机会生活在广阔的印度东南平原地带，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工人、农民、船夫、织匠等普通劳动人民之间，这对于他的创作是起着启发作用的，对于他的思想发展以及他后来逐渐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也是起着促进的作用的。他虽然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最后以副行政区域官的公职退休，哥哥是公立医院的外科医

生)，但是由于转徙四方，并没有受到循序渐进的正规学校教育，仅以小学而言，他就换过八、九所学校。他受的是社会教育。这不单对于他的作品内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在语言方面由于善于吸收融化，形成了他的特殊风格，被读者赞扬为“在他的小说里，东孟加拉船夫说的方言是我们文学里的最美丽的语言。”又由于他所接触的社会面广，特别是社会底层，不单是工农劳动人民，而且还包括乞丐、窃贼、游民无产者，所以从小养成桀傲不驯的性格。据说他童年异常顽皮，容易冲动，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身上的许多伤痕便是当年留下的印记。这既是他的复杂性格的一个特征，也表现在他的作品里，正如评论家所说的“他以淋漓尽致的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无产者在幻灭中的狂热状态，他和深藏在人物内心的反抗的潜流融为一体。”他理所当然地是一个叛逆者，然而在他的作品里，“一个叛逆者的大胆和粗豪被一种艺术家的匀称感所均衡，我们在他身上发现既有节奏、谐和，又有奋迅的冲动力量，一种传奇性的、非尘世的、不可捉摸的风格。”

玛尼克·班纳济的创作生涯开始得很早，

一九二八年，他只有二十岁，正在加尔各答大学读书，便写出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阿塔西舅母》（Atasi Mami），初次显露了他的才华。七年之后，他在一九三五年，先后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母亲》（Ganani）和《昼夜诗章》（Divaratrir Kavya）。一九三六年，《傀儡戏的故事》（Putul Nacer Itikafha）和他的传世之作《帕德玛河上的船夫》（Padma Nadir Mamjhi）出版了。《帕德玛河上的船夫》真实地描绘出那条以诗情画意般的风光见称的河上的善良、勤劳的船夫和渔民的贫困而凄惨的命运。船主、市侩、地痞和奸商对他们进行剥削、盘剥、欺骗和污辱虐待，又加上驚风骇浪的河上险恶生涯的折磨，逼得他们铤而走险，陷入死路。纵或有的不得不卖身到摩依那荒岛上去垦荒，结果也还是以家破人亡的命运而告终。尽管这部长篇小说在创作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众所周知的他没有能够充分地表现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觉醒和斗争的意志，然而，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玛尼克·班纳济在这时候还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行列，他还不具备进一步指出那些人们受苦受难的社会根源的能力。但是，他能够把那

些现象以深湛的语言刻画出来，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为现代孟加拉进步小说的创作揭开了新的时代的帷幕。

玛尼克·班纳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一九四四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只是在创作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直接投身于政治运动。一九四六年，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将被人为的分治之前，做为《独立报》的记者，做了许多争取民族团结和反对宗教偏见的工作。印度独立之后，他又积极地为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努力。可惜的是，他的健康情况由于环境的恶劣和沉重的劳动，使他未得永生，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以癫痫痼疾，并发肝病，逝于加尔各答市，得年仅仅四十六岁。遗有八十八岁的老父亲、妻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他的作品将使他永远活在印度人民的心里。他在不到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出了约四十四部长篇小说，还不包括六部尚未完成的作品。他的短篇小说汇编成集的有十八部，共计一百九十二篇，这里也未能包括散见于各种报刊的。

石真译出的玛尼克·班纳济的短篇小说本来不只是这里的十四篇，由于十年浩劫，散失了不少，她忙于许多译述工作，抽不出富裕的时间再行补译或重译。不过，这十四篇还或多或少地包括了作者早期和晚期的作品，尝鼎一脔，也可以知味。真正的知味，则端在读者。

我节译了印度著名文学评论家伽伽底舍·跋多遮黎耶 (Gagadish Bhattacharya) 为孟加拉语《玛尼克·班纳济短篇小说选》所写的《序言》供读者参考。

吴晓铃

一九八三年岁杪于

京华宣南双梧书屋。

序

在小说史上，玛尼克·班纳济是继“激流派”之后，第一个最使人们注目的作家。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在《激流》（Kallol）、《笔墨》（Kalikalam）和《前进》（Pragati）等刊物上，一群具有叛逆思想的年轻人开创的以新的观点探索崭新道路的斗争运动，由于玛尼克·班纳济的出现，标识出这一运动的最大成功。当时的革命运动可以说是掀开现代文学史上空前的篇章。它好象是狂妄地在般金姆·查特济、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和萨拉特·查特济的文艺迷宫的旁边另行建筑起来一幢文艺女神萨罗萨伐底的圣殿与之颉颃上下。这位文艺

女神不是坐在绚丽的、雪白的百瓣莲华宝座上，她的宝座是在生活底层的垃圾堆上。她的经識是新颖的，她的顶礼仪节也是新颖的。当时，在那个节日里，灵感与思想影响，打破传统与对新生力量的渴慕是等量齐观的。当时，在那个节日里，圣殿的天井间充溢着激昂、兴奋和驚骇的嘈杂呼啸之声。但是，当真理的祭师步入的时候，一切的喧嚣都平静了。在那风平浪静的思想洪流中反映出来一个生活的、宁寂的、毫不动摇的形象。一位沉默而庄严的祭师来到宝座上。他的犀利的眼睛闪烁着搜索的视线，高声朗诵着对新的文艺女神的颂辞。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出现了玛尼克·班纳济。

在流派和信仰方面，他都属于“激流”派。他的理想和实践也都包括在《激流》里。怀着这样的信念，在文学创作中显露出叛逆精神来，他多年来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事实是，《激流》的一切力量和特点在这一新的天才的身上混凝成形了。青年人的冒险和鲁莽的幻想与艺术家的理智融合为一体了，那在尚未发现的道路上的迟疑的探索步伐变成了坚定步伐的深重的脚印。在他的作品里，读者第一次看到加尔各答市附近的一个

毫无重要性的村镇塞罗遮难陀 (Seilajananda) 向文学招手，继之，他的原野逐渐扩展到帕德玛河 (Padma) 的两岸。文学的广阔的新地平线被发现了，一向被蔑视的、不受人注意的东孟加拉邦的渔民和船夫开始生活在文艺的园林里，发出了他们的声音。钵罗门德罗·密多罗 (Premendra Mifra) 曾经说过：在他的创作中指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一向未被发现的生活奥秘，他不单描绘了中产阶级及其下层的悲欢，而是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精神世界。

不仅仅止于描绘，洞察人的生活 and 人的性格才是玛尼克·班纳济在创作上的主要目标。他不是停滞在秘密的探索，而是在把帷幕揭开，显露出事物的本来面貌之后，他的艺术家的心灵才能得到满足。他对生活有着独到的看法和态度。他的创作的特征就在于他的个性；他对生活的理解和他那种执着不变的观念和态度中。就世界观来看，玛尼克·班纳济可以归入道地的左派行列，而且，在这方面，把他放进同时代的作家群里，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卓越的作家，并不会犯夸大

钵罗门德罗·密多罗 (1904—) 是孟加拉著名的诗人。诗作以写工人为主，有“被压迫者的诗人”之称。

的罪过。

应该把问题讲得更清晰一些。在十九世纪间，作家对生命的礼赞成为唯一的重要任务。带着对上帝的信仰，对爱的忠诚，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全部信念去顶礼膜拜女神的时候，生活占据着主要地位。上一世纪的这种伟大的对生活的理解，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由于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这一些都脸朝下地跌倒在地了。那次大战，不仅把人的生命、人的家庭和人的社会毁灭了，而且还给人的信仰和人的理想的基石上以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之崩溃。那些用驚骇的目光注视着几千年来的苦修而建筑起来的文明的宫殿一座座地在眼前倒塌了的人们，把目光转了回来，从那宫殿的废墟中发现他们对神的全部信仰以及庙堂上的最高的神祇都被粉碎了；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变的信赖的古老基础发生了裂缝。信仰、爱、坚持真理、对美的理解——人们许久以来所怀抱的那种虔诚象连根剷掉的杂草一样被抛在毁灭的洪流里，任其漂浮而去。萧伯纳象他的剧中的失望的主角那样也曾说过：“我站在岩石上，我想它是永恒的，谁知道它并不通知我一

声，就一声不响地在我的脚下摇晃着，崩塌了。”事实很清楚，过去的时代的整个信仰改变了，因此才发现这一世纪的不信仰和怀疑，斗争和革命。那生命寄托物在他的脚下碎裂，他觉得在把它重新建造起来之前有必要把基础好好检查一番；把优美的、高雅的一切掩盖物一下子剥掉，他要看一看生活的赤裸裸的真实面貌。把浪漫的有色眼镜摘下来，用不带成见的眼睛来看人和人类社会。在分析男女关系之中，于是出现了不雅驯；在社会结构的判断之中，出现了不信任的疑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革命成功的俄罗斯以外，在世界各国，这种怀疑，这种不满，曾经弥漫一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一个诗人罗伯特·斯·布里吉斯(Robert S. Bridges, 1844—1930)给这个怀疑的时代留下了哲理长诗《美的契约》。然而，新的垦殖者却拒绝了它。在大战后的废墟上，在冥想诗人汤姆斯·斯·艾略特(Thomas S. Eliot, 1888—1965)的眼睛里，这一时代的西欧文明的实际情况无异于是一片不毛之地——《荒原》。这片荒芜的土地经过耕耘，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一片金黄的、大有丰盈的

收获，但是，今天对它还不应抱有任何希望。在伦敦浊流上通到对岸的桥梁已经折断；在这失望的被毁灭的生活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点儿希望。

在我们的国家里，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用他的毕生精力写出了美的《新约》（New Testament）似的作品，他也象罗伯特·斯·布里吉斯一样，希望给后世人民的手里留下一个伟大的《美的契约》，但是，这一时代的不走正路的人们不能够毫无阻难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他们已经失掉了在神祇的嬉戏场所里睁大一双眼睛凝视无形的神祇的那种眼光了。他们的眼睛里浮现出的是文明的畸形的、残缺的、丑恶的形象。《激流》、《笔墨》和《前进》等刊物把这种新的对人生的认识第一次集中地用文字表现出来。应该指出，这一派的作家有许多人只是诗人，具有诗人的正义感。很自然地，诗人不能从抒情诗的浪漫主义的影响中把自己从当时的观点看法里完全解放出来。除此之外，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给予他们的无形影响也很难完全摆脱掉。玛尼克·班纳济第一个把这种叛逆的浓雾予以凝固，为新生活的语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再是怀疑，